

# 卷十四

書名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明刊本  
 撰者 漢 高誘 注, 明 宋邦乂等 校  
 卷 卷十四  
 內容分類 子-雜家-雜學-先秦  
 索書號 仁井田-子-N3048  
 編號 C5613401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61340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仁井田-子-N304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明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呂氏春秋第一卷

期雲間

宋邦乂

張邦瑩

徐益孫

何三畏校

高氏訓解

孟春紀第一

莫雲卿

正月紀

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

孟長春時夏之正月也營室北方宿晉之分野是月

昏參中旦尾中

參西方宿晉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

其日甲乙其帝太皞

甲乙木日也太皞伏羲氏以

其神句芒

句芒少皞氏之裔子曰重佐

音角

東方少陽物去太陰甲散為鱗鱗魚

律中

其數八

太簇陽律也竹管音與太簇聲和太陰

氣衰少陽氣發萬物動生簇地而出故

說周昭文君以安天下杜赫周人杜伯之後昭文君周未世分葛西之後君號也

說見務及匡章之難惠子以王齊王也匡章乃子孟軻所謂通國稱

不孝者能王齊王亦大也

呂氏春秋第十三卷終

呂氏春秋第十四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又 張邦瑩 徐益孫 何三畏校

孝行覽第二

孝行

一曰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詹何曰身治而國不治者

未之有也故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殖之謂務其人也日必務本

務猶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衆之衆多務其本也求也

務本莫貴於孝孝為行之本也行於人主孝則名章

榮下服聽天下譽譽樂也孔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

於公侯伯子男乎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故得萬國之權心



孝於親故能忠於君孝經曰以孝事君則忠此之謂也處官廉孝經曰修身慎行恐辱先也此之謂也臨

難死君父之難視死如歸義重身輕也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罷

北耕芸疾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衣食足夫孝三皇五

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三皇伏羲神農女媧也五帝軒轅帝顓頊帝嚳高辛

帝堯陶唐帝舜有虞也紀猶貫因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

從者其惟孝也一術故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

疏先本後末先近後遠必先以所重而後及所輕所重謂其親所輕謂他人

今有人於此行於親重而不簡慢於輕疏則是篤謹

孝道有人行孝敬於其親以及人之親故不先王之

所以治天下也先王以孝治天下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

親不敢慢人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加施究

於四海究極也此天子之孝也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

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敬畏居處不莊非孝

也莊敬事君不忠非孝也忠正莅官不敬非孝也莅臨

朋友不篤非孝也篤信戰陣無勇非孝也楊子曰孟軻勇於義

勇而立義揚名於後世孝之終也五行不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遂

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商湯所制法也曾子曰先王

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

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定安所謂貴德為其近於

親也所謂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所謂慈幼為其近於

弟也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

廢置立父母全之子弗敢闕闕猶故舟而不游道而不

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濟水載舟不游涉

逸沒溺畏險之害故曰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第節

飲食養體之道也節飲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修宮

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列別也青與赤

謂之章以極目觀正六律六律黃鐘夷則太籥五聲

故曰養目之道也籥籥姑洗蕤賓無射五聲

五聲宮商雜八音養耳之道也八音八卦之音雜會

用徵羽之熟五穀烹六畜熟五穀烹六畜餼煎調養口之道也餼熟五穀烹六畜

故曰養餼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和顏色

口之道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代

母之志意故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代

更次用之以便親性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瘳而數

月一作三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

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敢問其故故事樂正

子春曰善乎而問之而汝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仲

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損其形

可謂孝矣君子無行咫尺而忘之余忘孝道是以憂

故曰身者非其私有也私猶嚴親之遺躬也躬民之

本教曰孝始其行孝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行敬

可能也安為難安寧其親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終父母既

沒敬行其身無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禮者履此

者也履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疆者疆此者

也樂自順慎一作此生也刑自逆此作也能順行無遺

樂生也逆之則刑辟作也

### 本味

二曰求之其本經旬必得求之其末勞而無功雖所

得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賢之化也得賢人與之

功名故曰得賢之化也非賢其孰知乎事化一作故曰其本在

得賢有仇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仇讀獻

之其君其君令焯人養之焯猶庖也察其所以然察曰其

母居伊水之上孕任身為孕夢有神告之曰曰出水而東

走母顧明日視曰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

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伊尹母化故命之曰伊尹此

伊尹生一作空桑之故也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

之有仇氏有仇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

婦一作為媾有仇氏喜以伊尹為媵送女故賢主之

求有道之士無不在以以用為有道之士求賢主無

不行也為媵言相得然後樂故曰相得然後樂之

不謀而親不約而信相為殫智竭力犯危行苦殫竭皆盡

也危難也志懽樂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固不獨必

也士有孤而自恃人主有奮而好獨者則名號必廢

熄也也社稷必危殆故黃帝立四面堯舜得伯陽續

耳然後成故曰立四面也伯陽續耳皆賢人堯用之

以成凡賢人之道一作德有以知之也知其賢人堯用之

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

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選少

須臾之間也志在鍾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

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

為世無足復為鼓琴者伯牙名或作雅鍾氏期名

非獨琴若此也賢者亦然世無賢者亦無所從

猶御之不善驥不自千里也言不肖者無禮以接賢

者不知御者御驥驥亦不為之從千里也湯得伊尹核之於廟燬以燿火

繫以犧假周禮司權掌行火之政今火者所以被除

塗之曰繫其不祥置火於枯臬燭以照之繫以牲血

曰權衡之權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為湯

味湯曰可對而為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為

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群之蟲三羣謂水居肉

腥肉攫者噪草食者羶水居者川禽魚鼈之屬故其

之謂鷹鵬之屬故其臭臊也草食者臭惡猶美皆有

食草木謂麋鹿之屬故其臭羶也

所以臭惡猶美若蜀人之作羊凡味之本水最為始

五味三材五行之數水第一故曰水最為始九沸九

變火之為紀猶節也時疾時徐滅腥

去勝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用火熟食或熾或微

故曰必以其勝也齊和之節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

辛鹹先後多少其齊其微皆有自起齊和分也鼎中

之變精妙微纖口非能言志非能喻鼎中品味分齊

言也志意揆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射者

度不能論說若射御之微御者執轡於手調馬口之和

也四時之數春生夏長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弊敗

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膩言皆得肉之美者猩猩

之唇獾獾之炙猩猩獸名也人面狗軀而長尾雉

之翠鳥名也翠厥也述蕩之擊獸名擊讀如捲枕之

聞旄象之約旄旄牛也在西方象象獸也在南方約

一曰約美也旄象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丸

丹山在南方丹澤之山也二處之表有鳳皇之外沃

民所食食鳳也沃魚之美者洞庭之鮓東海之鮓

洞庭江水所經之澤名也醴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

有珠百瑁醴水在蒼梧環九疑之山藿一作水之魚

其魚六足有珠如蛟皮也藿一作水之魚

名曰鯉其狀若鯉而有翼如也翼羽翼也常從西海

夜飛游於東海鯉從西海至東海乘雲氣而飛菜之美者崑崙之蘋

崑崙山名在西北其高九萬八千里蘋大蘋水藻也

壽木之華壽木崑崙山上木也華實也食其實者不死故曰壽木

指一作姑姑之東中容之國有赤木玄木

之葉焉指姑乃姑餘山名也在東南方淮南記曰軼

之而餘督一作督之南南極之崖一作旁有菜其名曰嘉

樹其色若碧餘督南極山名也有嘉美之菜陽華之

芸陽華乃華陽山名也芸芳菜也在吳越之間雲夢之芹雲夢楚澤片生水涯具區

之菁具區澤名吳越浸淵之草名曰土英浸淵深淵也處則未

聞華言其美也善土英華也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陽樸地

郡招搖山名在桂陽禮記曰草不越駱之菌鱧鮪之

醢越駱國名菌竹筍也醢以爲醢醬無骨曰醢有骨曰鸞大夏之鹽宰揭

之露其色如玉大夏澤名或曰山名在西北長澤之

郊長澤大澤在西方大如甕也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

粟飯食也玄山處則未聞不周山名在西北陽山之稌南海之稻

山南曰陽崑崙之南故曰陽山在南海南方水之美

之海襟關西謂之糜冀州謂之堅非黑黍也水之美

者三危之露三危山名西崑崙之井泉沮江之丘名曰搖

水沮漸如江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

州之原皆西方之山泉也冀州在中央水泉果之美

者沙棠之實沙棠木名也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



果焉群帝所食有數曰果無數曰蔬箕山之東青島

之所有甘櫨焉箕山許由所隱也在穎川陽城之西

果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清濱也橘所生也生江比漢

上石耳所以致之漢水名也所以於嶓冢東注於江石馬

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匹乘皆馬名周禮七尺

風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疆為必先

道言當順天命而受之不可以道者止彼在已彼

已成而天子成已成仁義之道而成為天子天子

則至味具天子貢珍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已所以

成人也聖王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要約也越

事也聖王得仁義約要之道以化天下天

首時一作胥時

三曰聖人之於事似緩而急似緩謂無為也似遲而

速以待時謂若武王會於孟津八百諸侯皆曰紂可

遲也甲子之日紂於牧野故曰待時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之王季

王之父也勤勞國事以至有不忘美里之醜時未可

也紂為無道拘文王於羑里其醜武王事之夙

夜不懈亦不忘王門之辱文王為紂所拘於羑里之

辱文王得歸乃築靈臺作王門相女童鐘鼓立十二

年而成甲子之事立為天子也甲子之日紂時固不

易得固常也太公望東夷之士也太公望河內人也於周豐鎬為東故曰東

夷之欲定一世而無其主主謂賢君聞文王賢文謚也經天緯地曰

文故釣於渭以觀之渭水名近豐鎬文王所邑也伍觀視文王之德能有天下也

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吳王僚也王僚長子客者言之於

子光者見之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先惡子胥之類貌不

受其言辭謝之也客請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適吾所甚

惡也請問也惡憎也客以聞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事

願令王子居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因說之

王子許言於重帷中見衣若手者伍子胥說之半王

子光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搏執子胥之手與說畢之俱坐聽其說

王子光大說子胥說霸術畢子光說其將必用之也伍子胥以為有吳

國者必王子光也退而耕于野七年王子光代吳王

僚為王任子胥子胥乃修法制下賢良選練士習戰

鬪六年然後大勝楚于柏舉柏舉楚南郟邑九戰九勝追北

千里北走也昭王出奔隨遂有郢郢楚都傳云親射王

宮鞭荆平之墳三百平王太子之子棄疾也後改名熊居聽費無忌之讒殺伍子胥

父兄故子胥射鄉之耕非忘其父之讐也待時也鄉者始之吳時耕於吳境

待天時項楚之罪然也墨者有田鳩欲見秦惠王田齊人學墨子術也留秦三年而弗得見客有言之於

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如

也至因見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固有近

之而遠遠之而近者留秦三年不得見惠王近之而遠也從楚來至而得見遠之而

近時亦然有湯武之賢而無桀紂之時不成其王有

桀紂之時而無湯武之賢亦不成聖人之見時若步

之與影不可離步行日影乃逐之不可得遠之也從得時如影之隨人亦不可離之

也故有道之士未遇時隱匿分寤勤以待時分大寤

時至有從布衣而為天子者舜是也有從千乘而得天

下者湯武是也有從卑賤而佐三王者太公望伊尹傳說是也有從

匹夫而報萬乘者陳讓是也趙襄子兼土拓境有兵車萬乘象讓為智伯報之襄子高

其表而不殺豫讓卒不止終得也故聖人之所貴唯時

也水凍方固固堅也后稷不種后稷之種必待春故人

雖智而不遇時無功五稼非春不生智者之功非時不成方葉之茂美

終日采之而不知之不知其葉也秋霜既下眾林皆羸羸

也盡也事之難易不在小大務在知時聖人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與萬物終

始也鄭子陽之難獬狗潰之潰亂也子陽鄭相或曰鄭君好行嚴猛人家有獬狗

者誅之人畏誅國齊高國之難失牛潰之眾因之以

殺子陽高國衆因之以殺二子逐失牛之禍同當其時狗

牛猶可以為人唱而况乎以人為唱乎飢馬盈廐嘆

然嘆然無聲未見芻也飢狗盈窖嘆然未見骨也見骨與

芻動不可禁動猶爭也亂世之民嘆然未見賢者也見賢

人則往不可止往者非其形心之謂乎齊以東帝困

於天下而魯取徐州齊湣王僭號於東民不順之故

也邯鄲以壽陵困於萬民而衛取繭氏壽陵魏邑趙兼有之萬民

不附是以衛人取以魯衛之細而皆得志於大國遇

其時也細小也遇大國之民皆欲之則取之也故賢主秀士之欲憂黔

首者亂世當之矣當亂世憂而濟之者天不再興時不久留能

不兩工事在當之天不再與一姓不再興時不久留日中則昃者也

義賞

四曰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或

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為使之者不至

物無可為未春無可為生未秋無可為落古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

莫不為用使之者以其時生則生時落則落故曰莫不為用賞罰之柄此上

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義則忠信親愛之道彰彰

也久彰而愈長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謂教成教成則

雖有厚賞嚴威弗能禁言德教一成雖復賞罰之使若性自然不故善教者不以賞罰而教成教成而賞

罰弗能禁言民為不忠不信亦不能禁用賞罰不當亦然言民為不忠不信亦不能禁姦偽賊

亂貪戾之道興興作久興而不息民之讐也讐言若性讐言

也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

也禁止郢人之以兩版垣也吳起變之而見惡郢楚都也楚人

以兩版築垣吳起衛人也楚以為將變其兩版教之  
用四楚俗習久見恣也公羊傳曰文公逆祀去者三  
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此之謂久習也

賞罰易而民安樂易其邪而施其正民去邪  
從正故氏羗之民其虜也氏與羗二種夷民言氏羗之民為寇賊為人執虜也

不憂其係纍而憂其死不焚也焚燒也皆成乎邪也不  
天之故賞罰之所加不可不慎且成而賊民賞罰正而賊民是以君人慎之也

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城濮楚北境之名召咎犯而問曰楚眾我寡奈何而  
可咎犯狐偃也字子犯文公之舅也曰咎犯

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足猶厭也一本作以詐者謂詭變而用奇也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

信也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  
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言盡其類詐偽之道雖

今偷一作愈可後將無復不可復作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  
之言言謀也而敗楚人於城濮敗破也反而為賞雍季在

上上首也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  
而賞後其身一作資後其賞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

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務猶焉有以一  
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

以却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  
矣賞重則民移之民移之則成焉移猶歸成乎詐其成

毀雖成其勝敗雖勝後天下勝者衆矣而霸者乃五

乃猶文公處其一知勝之所成也居五霸勝而不知

勝之所成與無勝同也秦勝於戎而敗乎殺秦繆

西戎而霸使孟明白乙丙西乞術將師東襲鄭鄭人知之還晉襄公禦之殺大破之獲其三帥楚勝

於諸夏而敗乎柏舉莊王服鄭勝晉於祁故曰勝乎

之伯舉此皆不知勝之矣得猶故一勝而

王天下充一勝衆詐盈國不可以為安患非獨外也

內發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為首智伯求

子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之君圍趙襄子於晉陽三日張孟談私與韓魏構謀韓魏反智伯軍使趙襄子

殺之故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為首何日出圍

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身在憂約之中與寡

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赦惟吾是以先之仲尼

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為人臣

莫敢失禮一人謂為六軍則不可易輕北取代東迫

齊今張孟談踰城潛行與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

其頭以為觴觴酒也遂定三家韓魏趙也豈非用賞罰當耶

當正也

長攻

五曰凡治亂存亡安危疆弱必有其遇然後可成各

一則不設遇猶遭也各有一亂不能相治傳曰以亂

故桀紂雖不肖其亡遇湯武也遇湯武天也非桀紂之不肖也湯武雖賢其王遇桀紂也遇桀紂天也非湯武之賢也若桀紂不遇湯武未必亡也桀紂不亡雖不肖辱未至於此至於此滅亡也若使湯武不遇桀紂未必王也湯武不王雖賢顯未至於此顯榮此天下故人主有大功不聞不肖功名揜也亡國之主不聞賢亂以譬之揜也若良農辯土地之宜謹耕耨之事未必收也然而收者必此人也故田耕耨始也始在於遇時雨遇時雨故曰必此人也天地也非良農所能為也越國大饑穀不熟王恐召范蠡而謀范蠡曰王何患焉今之饑此越之福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王年少智寡材輕好須吏之名不思後患其王吳王夫差也王若重幣卑辭以請糴於吳則食可得也王越王勾踐也食得其卒越必有吳而王何患焉得其糴終必得其國王何憂焉越王曰善乃使人請食於吳吳王將與之伍子胥進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土鄰境道易人通仇讐敵戰之國也非吳喪越越必喪吳若燕秦齊晉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九江越十七阨以有吳哉踰度也越歷也謂彼險難也故曰非吳喪越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與之食是長吾讐而養吾仇也財匱而民恐悔無及也不若勿與而攻之固其數也

管子卷之四 三

數此昔吾先王之所以霸且夫饑代事也先王謂闔閭也代更

也猶淵之與阪誰國無有吳王曰不然夫差吾聞之

義兵不攻服仁者食饑餓今服而攻之非義兵也饑

而不食非仁體也不仁不義雖得十越吾不為也遂

與之食不出三年而吳亦饑使人請食於越越王弗

與乃攻之夫差為擒夫差吳王也楚王欲取息與蔡

楚王文王也乃先伴善蔡侯而與之謀曰吾欲得息

奈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蔡侯昭侯也妻之

姨也此吾請為饗息侯與其妻者而與王俱因而作

以襲之楚王曰諾於是與蔡侯以饗禮入於息因與

俱遂取息旋舍於蔡又取蔡不勞師徒而得之趙簡

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

山以望趙簡子晉大夫趙景子成之子執也太子趙

無恤棄子也服衰謂暮年勿復三年也夏屋

山代之南山也太子敬諾簡子死已葬服衰召大

臣而告之曰願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諫曰登夏屋以

望是遊也服衰以遊不可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

人弗敢廢辭臣敬諾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俗土

其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一作

歸盧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姊妻

之代君許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善好也

襄子所





好於代者非一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傳曰

事故言萬故也之北土馬之所生也故謂代為襄子襄子謁於代君而請

馬郡也言代君以馬奉襄子也襄子告代君而請飲之

觴之馬郡盡謂告也觴饗也襄子告代君而請飲之也故曰馬郡盡

也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羽舞者所執持也

君竟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金斗酒斗也金重大

酒合樂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一作一斗也首舞

者操兵以鬪盡殺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

妻遙聞之狀磨笄以自刺故趙氏至今有刺笄之謠

一作與反斗之號此三君者其有所自而得之不備

山若趙王句踐楚文王趙讓然而後世稱之有

功故也王可也有功於此而無其失雖王可也此三君有功

六曰功名大立天也為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推之

不復慎其為人修夫舜遇堯天也舜耕於歷山陶於

河濱釣於雷澤陶作瓦甓天下說之秀士從之人也夫禹

遇舜天也禹周於天下以求賢者事利黔首黔首民

也水潦川澤之湛滯壅塞可通者禹盡為之人也夫

湯遇桀武遇紂天也湯武修身積善為義以憂苦於

民人也苦勞舜之耕漁其賢不肖與為天子同同辭



其未遇時也以其徒屬掘地財取水利地財五穀編水利灌灌

蒲葦結果網手足胼胝不君君然後免於凍餒之患

患難也其遇時也登為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

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振振殷殷衆友之盛舜自為詩曰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

之也盡有之賢非加也如益也盡無之賢非損也損時也

使然也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號而虜晉號當為虞百里奚虞

臣也傳曰伐虞獲其大夫井伯以勝秦繆公姬孟子曰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

號宮之奇諫之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也而去之秦此云亡號誤矣楊子雲恨不及其時車載其金

飯牛於秦傳謂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說之公孫枝秦

大夫獻諸繆公二日請屬事焉獻進也請以大夫職事屬付百里奚也

繆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無乃天下笑乎公

孫枝對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

忠也下避也君為明君臣為忠臣彼信賢境內將服敵

國且畏夫誰暇笑哉繆公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

功非加賢也使百里奚雖賢無得繆公必無此名矣

今焉知世之無百里奚哉故人主之欲求士者不可

不務博也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藿不

糝宰予備矣備當作憊憊極也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

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此之謂也故曰宰予憊矣孔子弦歌

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  
逐於魯削迹於衛伐一作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

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藉猶借也夫子絃歌鼓舞未嘗絕  
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罷猶也顏回無以對入

以告孔子孔子慨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  
也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

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  
謂窮論語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今丘也拘仁義之

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謂言不窮於道也故內省  
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

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亂世無以自免松柏喻君子  
而能茂盛也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此之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

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齊桓公遭無知之亂出奔莒晉  
句踐與吳戰而敗棲於會稽之山卒陳蔡之厄於丘

皆享國克復其耻為霸君故曰得之陳蔡之厄於丘  
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返更也更取子路抗然

執干而舞干楯也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  
下也高下喻廣大也言不能古之得道者窮亦樂樂

道達亦樂樂兼善所樂非窮達也言樂道得於此則  
窮達一也此近喻身也言得道之人不為寒暑風雨

之序矣寒暑陰陽也陰陽和風雨序也聖人法故許

由虞乎頴陽

虞樂也頴水之比曰陽輕天下而不屈於堯養志於箕山山在頴水之北故曰

樂乎頴

而其伯得乎共首

共國伯爵也棄其國隱於共首山而得其志也

出何書也

遇合

七曰凡遇合也時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鳥

死乎木比目之魚死乎海孔子周流海內再于世主

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為弟子者三千人達

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為師不

為無人以此遊僅至於魯司寇德不見大用裁至於

也司寇此天子之所以時絕也諸侯之所以大亂也

知聖人不能用之亂則愚者之多幸也幸則必不勝

其任矣寵用之故不勝其任任久不勝則幸反為禍

其幸大者其禍亦大非禍獨及已也故君子不處幸

不為苟處居也必審諸已然後任任然後

動任則處德凡能聽說者必達乎論議者也世主之

能識論議者寡所遇惡得不苟惡安凡能聽音者必

達於子一作五聲人之能知五聲者寡所善一作喜

惡得不苟客有以吹籟見越王者羽角宮徵商不謬

籟二孔籟也不越王不善為野音而及善之野鄙說

之道亦有如此者也說賢人而不用言不肖而人有



為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不必生衣器

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其父母以為然於是令其

女常外藏藏私財於外也姑妯知之曰為我婦而有外心作

心不可一本下有當字畜因出之以為盜竊犯七出故出之也婦之父母

以謂為已謀者以為忠終身善之亦不知所以然矣

不知其文之所宗廟之滅天下之失亦由此矣此亦由

以見出由此也理者故宗廟滅沒故曰遇合也無常說適然也若人

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故媒毋

執乎黃帝黃帝說之黃帝曰屬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

衰雖惡奚傷惡醜也奚何也言勸屬女以婦德而不

說何傷明若人之於滋味無不說甘脆而甘脆未必

受也文王嗜菖蒲俎昌本孔子聞而服之縮頰而食

之三年然後勝之勝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

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苦傷海上人有說

其臭者晝夜隨之而弗能去去離說亦有若此者陳

有惡人焉曰敦洽讐糜雄推一作穎廣顏色如浹頰一作

沫垂眼一作臨鼻長肘而盪盪陳侯見而甚說之

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制陳侯楚合諸侯陳侯病不

能往使敦洽讐糜往謝焉楚王恠一作其名而先見

之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楚王怒合大夫而

告之會曰陳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也不知無知

而使之是侮也侮慢侮且不智不可不攻也與師伐陳

三月然後喪之也惡是以駭人言足以喪國警靡貌

驚人其言足而友之是於陳侯而無上也至於亡而

友不交而伐之交受敦洽警靡無有出上者也楚怒夫不宜

遇而遇者則必廢若敦洽警靡醜惡無德不宜見遇

廢宜遇而不遇者此國之所以亂世之所以衰也贊

至道宜一遇明世佐時理物不遇之故國天下之民

其苦愁勞務從此生從此宜遇也凡舉人之本太上以

志其次以事其次以功舉用也三者弗能國必殘亡

羣孽大至身必死殃年得至七十九猶尚幸不當

而無此三者身必死殃也得賢聖之後反而孽民是

以賊一作其身豈能獨哉陳舜之苗胤也故曰賢聖

為楚所滅以殘其身也并病其民故曰豈能獨哉

必已

八曰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龍逢誅比干而桀

諸父也諫紂紂割箕子狂惡來死箕子紂之庶父也

其心視之故曰戮也惡來飛廉之子紂桀紂云殺忠臣人主莫不欲其

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乎江伍子胥諫吳王

羅夫差未信之不從其言以葺弘死藏其血三年而



為碧長弘周敬王大夫號知天道欲城成周支天之

其君長弘與知之周劉氏范氏世為婚姻長弘事劉

文公故周人與范氏晉人讓周周為之殺長弘不當

其罪故血三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

年而為碧也已疑曾子悲孝見疑於其父故為之傷悲也莊子行

過一作於山中見木甚美長大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弗取

天下細萬物其術尚虛無者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矣出於山及邑舍故人之家會止也故故人喜其酒

肉令豎子為殺鴈饗之豎子請曰其一鴈能鳴一鴈

不能鳴請奚殺主人之公曰殺其不能鳴者明日第

子問於莊子曰昔者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天年主

人之鴈以不材死一作以不能鳴死先生將何以處莊子笑

曰周將處於材不材之間材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

故未免乎累若夫道德則不然無訝無訾一龍一蛇

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專一上一下以禾為量禾兩

故以為法也而浮游乎萬物之祖祖始物物而不物於

物則胡可得而累萬物中故曰不物若制禮者不制

於禮也不以此神農黃帝之所法法則也神農少典

皇之中農殖嘉穀而化之號曰神農黃帝軒若夫萬

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傳猶成則毀大則衰廉則

坐廉利也尊則虧直則骹曰則虧曲也直不可久

故曰直則骹詩云草木合則離愛則隳多智則多智則

謀不肖則欺不肖則人欺詐之胡可得而必牛缺居

上地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牛姓也缺其名秦人

也秦在西方故稱下之邯盜求其橐中之載則與之

求其車馬則與之求其衣被則與之牛缺出而去盜

相謂曰此天下之顯人也今辱之如此此必愬我於

萬乘之主劫奪其財不以禮以辱愬告也萬乘之主必以國誅我我

必不生不若相與追而殺之以滅其迹迹繼於是相

趨之趨行三十里及而殺之此以知故也盜知牛

故孟賁過於河先其五船人怒而以楫虺其頭先其

人髮植目裂鬢指植豎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揚

也播散也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直涉無先者

無敢先又况於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船人不知孟賁

也知與不知皆不足恃其惟和調近之猶未可必近

近無愁難猶蓋有不辨和調者則和調有不免也宋

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桓司馬桓王使人問珠之

所在曰投之池中春秋魯哀十四年傳曰宋桓魋之

奔衛公則宋景公也春秋時宋未僭稱於是竭池而

王也此云王使人問珠復妄言者也



求之無得魚死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紂為不善於

商而禍充天地充猶大和調何益和調善之者也紂不能行之故曰何益也

張毅好恭門閭帷一作帳薄聚居衆無不趨過之必趨輿隸

姻媾小童無不敬以定其身定安也不終其壽內執一作

崩而死幽通記曰張毅修禠而內逼此之謂也單豹好術離俗棄塵一作

棄世謂不羣也不食穀實不衣芮温不食穀實行氣身處山道引也芮絮也

林巖堀以全其生不盡其年而虎食之幽通記曰單豹治衷不外

謂此之調也孔子行道而息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

子貢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子者

曰請往說之因為野人曰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

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說相謂曰

說亦皆如此其辯也獨如嚮之人獨猶熟也嚮之解人謂子貢也

馬而與之說如此其無方也而猶行術外物豈可必

哉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見敬愛人而不必見

愛敬愛人者已也見敬愛者人也君子必在已者不

必在人者也必在已無不遇矣

呂氏春秋第十四卷終